



# 乔治·桑自传

HISTOIRE DE MA VIE

梅 斌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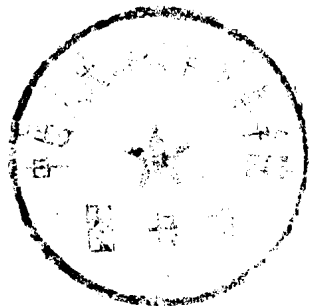


2 031 8242 0

# 乔治·桑自传

梅 斌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封面设计 张妙夫  
责任编辑 仇知白

GEORGE SAND  
HISTOIRE DE MA VIE  
Adaptation de Noelle Roubaud  
根据巴黎Stock出版社1949年重印版译出

乔治·桑自传

梅 斌 译

---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125号)

浙江印校印刷厂排版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350×1168 1/32 印张10.375 插页9 字数240,000 印数00,001—5,000

1985年12月第1版 1985年12月第1次印刷

---

统一书号: 10317·234 定 价: 1.70 元

##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十九世纪法国著名女作家乔治·桑的自传，是一部充满诗情、颇具影响的文学名著。

在这本传记里，读者可以了解乔治·桑童年的幻想，她所受的家庭教育与修道院生活，她的坎坷的经历，她和巴尔扎克、大仲马等许多著名作家的交往，她和诗人缪塞、音乐家肖邦的恋情。读了这本传记，我们不难知道乔治·桑孤独、敏感、多情、执着、倔强甚至放纵不羁的性格是如何形成的。这些都有助于我们理解她的思想、作品和艺术风格。

罗大冈先生为这本书写了长篇序言，称赞乔治·桑是给法国文学史开辟了新的境界的“天生的小说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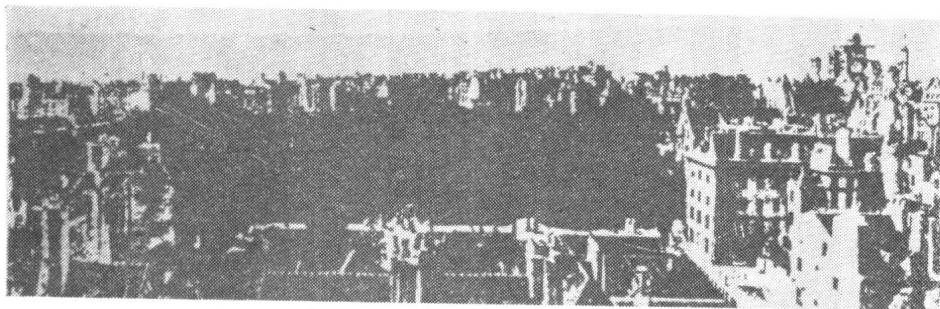


乔治·桑

〔法〕德拉克鲁瓦作



乔治·桑 让·吉古作



英国人修道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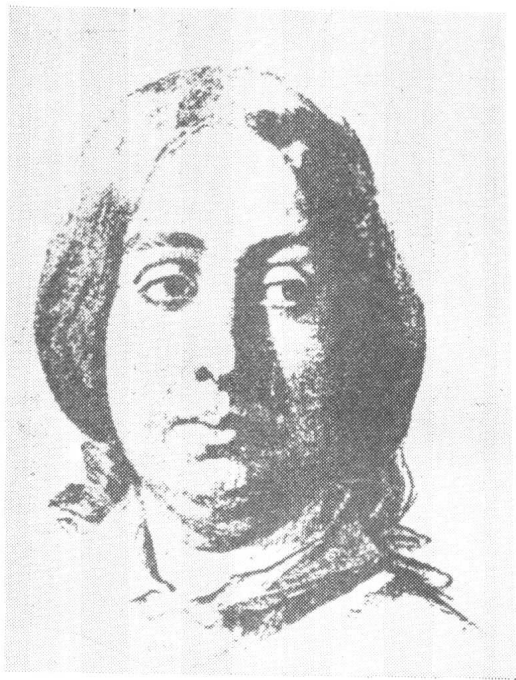
---

莫里斯·杜班夫人  
——乔治·桑的母亲



于勒·桑多  
乔治·桑作





乔治·桑（铅笔画） 托马·库蒂尔作



乔治·桑和她的儿子莫里斯



6/18/33

## “天生的小说家”

——译本序

罗大冈

十九世纪法国女小说家乔治·桑(1804—1876)的基本情况，如世系、简历以及主要文学活动等，我在她的小说《木工小史》的中译本序言中已略加介绍，这里不重述了。

本文试图根据我的肤浅印象，谈谈乔治·桑作为小说家的一些特点。

在十九世纪上半期的法国文坛上，乔治·桑是一位烜赫一时、颇具特色的作家。她有强烈的个性，而她的个性正就是她的十足的女性。

一句话，乔治·桑是有强烈女性的女作家。

乔治·桑的小说家天才，首先表现为她的惊人的多产。下笔万言，毫不费力。往往一个情节刚刚开始展现，立刻又生发出新的情节；一部小说尚未完稿，两三部新小说的轮廓已经在她心中形成。她的文思之旺盛犹如地下冒出来的喷泉。她往往坐下来提笔就写，文思喷涌，不假思索，自然成一口气写十来个小时，才掷笔长

叹，松一口气，站起来休息。天天如此，不用多久，已积稿盈尺。古人赞文思旺盛曰“下笔如有神助”，至于乔治·桑，这个“神助”之“神”就是她自己。她有一股“自然的力量”，“本能的力量”，使她的文思滔滔不绝地喷涌出来。她十一二岁时开始迷上小说。她是祖母抚养大的。按照家庭环境，童年少年时期在她周围的亲人之中并没有人诱导她喜爱文学。可是童年的乔治·桑<sup>①</sup>主动地、如饥似渴地吞食当时流行的或古代遗留下来的名著。又过了几年，大约从十五岁到十七岁这一段时间，她开始动笔，摹拟别人的作品，或者记述自己想象的产物，感到极大的兴趣，常常熬夜，以致面色苍白，眼睛发红。对此，她祖母又生气又发愁。在那个时代，那个社会，姿色是妇女最宝贵的财富，最重要的本钱。怎么能让一个十六七岁的大姑娘整日整夜沉迷于小说的乌烟瘴气之中，而毁损自己的姿容？

乔治·桑一生有那么多的恋人，情夫。诗人缪塞、音乐家肖邦等等，都是乔治·桑的传记作家们所津津乐道的。可是没有一位传记作者曾经提到她还有一个不知名的情人。她终生热恋，到老不变地爱着，那是她毕生最真挚、最坚贞、最火炽的激情之所寄托，那就是她对于文艺创作的激情，写小说的激情，对于小说的爱。十六七岁的乔治·桑被不能了解她的祖母说成“疯丫头”，说成“任性”。一天到晚读小说，写小说，其实那

<sup>①</sup>那时她还叫乔治·桑，这是从1832年发表《安蒂亚娜》开始用的笔名。

时她正处在狂热的初恋中。她毕生最早的一个恋人是小说，最后一个恋人仍然是小说。她一生无数的恋人与情夫之中，感情最纯洁的恋人是小说，只有这个恋人最忠于她，始终不渝地忠于她。乔治·桑终生以对待恋爱的狂热态度对待她的创作事业。在这方面，她的感情永远保持着青春，直到生命的终点。

所有的评论家(包括文学史作者)几乎众口一词地赞美小说家乔治·桑的多产。但是赞美的角度不一样。试举法国文学史权威朗松为例。朗松指出：“奥罗尔·杜班<sup>①</sup>将近1831年时开始写作<sup>②</sup>，那时她和她丈夫分离，不得不自己设法谋生，《安蒂亚娜》1832年问世，《莱丽娅》1833年问世。于是她的笔名乔治·桑立即蜚声文坛。从此以后，她笔不停挥。四十年如一日，每年产生一两部小说，短篇小说集，传记式的或评论式的故事。她的一生完全在作家的辛劳生活中度过。我说‘辛劳’，说得不对。她拿起笔来文思泉涌，滔滔不绝，异乎寻常地不费力气。”

乔治·桑每一部小说都是她惨淡经营的心血结晶。朗松说她毫不费力，当然不能理解为她小说写得草率。乔治·桑的文风有一般女性作家的魅力：娓娓动听，引人入胜；即使有时稍嫌冗长或繁琐，也不令人生厌；虽然也许深度不足，可是天真与浑朴完全可以补偿它。乔治·桑的小说虽有结构比较松散等缺点，但是决无艰

①乔治·桑的真姓名。

②指乔治·桑开始写比较成熟的作品。

涩粗疏或笨重之弊。如果把“不费力气”理解为漫不经心，那她决不可能写出如此吸引人的艺术作品。因此，与其说乔治·桑多产的理由在于“不费力气”，不如说由于她文思泉涌。而文思泉涌的根源则为她终生不衰地爱生活、爱艺术的澎湃的热情。

乔治·桑每次创作一部小说，仿佛经历了一场火热的恋爱，把整个身心都投入于其中，融化于其中。只有一位有强烈女性的女作家能做到这一点：每写一部小说，都是一次激烈的感情历险。所以最好还是由乔治·桑自己来说明情况。她说自己不是思想家，不配给任何问题作出结论。她承认自己是“天生的小说家”，目的在于以作品感动人心。她在给昂利埃德·德·拉·毕各纪埃(Henriette de la Bigottière)的信中写道：“我从来不自以为能够给任何事物找到解决的办法。那不是我该演的角色。我的一生也许将消磨于探索真理的努力中。可是我不能将真理的某一方面加以描述。我是天生的小说家，我只会写小说，也就是说，我通过某种艺术，在同时代的某些容易动感情，而且需要被震荡的人们心中，激发感情，使之受到骚动甚至震撼……”<sup>①</sup>

乔治·桑是一位特别重感情的女作家，她为感情而生活，为感情而写作，这是事实。但是，如果理解为乔治·桑是婆婆妈妈、哭哭啼啼的所谓“多情”女作家，那就错了。乔治·桑一生所体验的感情，她在作品中表

<sup>①</sup>这一段材料转引自1978年3月号《歌罗巴月刊》所发表的比埃·卡玛拉的一篇论乔治·桑的文章。

现的感情，远远没有止在儿女私情的窄小范围之内。在当时，十九世纪初期，的确有一些专门写情场风波，尤其是写多情女子负心郎的悲剧的女作家，引起广大妇女读者的强烈兴趣。拉法格的著名论文《浪漫主义的起源》<sup>①</sup>中提到英国女作家专写爱情悲剧的小说，译成法文，风靡法国。女读者酷爱这类小说，她们一边读一边哭，一边哭一边继续读，不忍释手。成吨的泪水泛滥成灾，那才叫真正的“流行小说”，因为它漂流在泪水中。然而这和乔治·桑毫无关系，她完全不是这类女作家。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是小说家乔治·桑的全盛时期。当时她在巴黎文坛上的地位凌驾乎巴尔扎克、斯丹达尔等人之上。甚至十九世纪后半期，乔治·桑的威望也远远没有成为明日黄花。权威评论家朗松在他的名著《法国文学史》中，把乔治·桑之所以烜赫一时的原因说成她是第一个浪漫主义小说家，她在十九世纪初期（三十年代）首先把夏多布里昂和拜伦等诗人的感情横溢的抒情调子写成小说，发展了十九世纪初期泛滥于欧洲各大国文学界的抒情浪漫主义。拜伦是怎么回事，我不谙英语，无从置喙。至于夏多布里昂，可以说是一位散文诗人。他从未发表过诗歌，然而他的散文洋溢着诗情画意，和节奏铿锵的抒情旋律。乔治·桑虽然有时笔下流露诗情画意，例如在她的田园小说《魔沼》、《小法岱特》等作品中，然而她缺乏诗人气质（此事不可勉强）。她小说中的

---

<sup>①</sup>见《拉法格文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抒情味道和夏多布里昂作品中波澜壮阔、气势澎湃的抒情之笔不可同日而语。而且乔治·桑尽管着重抒写感情，却毫无感伤主义的阴影。夏多布里昂则不然，他的抒情笔法似乎以感伤主义与命定论为基调。感伤主义往往是没落阶级的特色。勒内·德·夏多布里昂是没落的血统贵族家庭的子弟。我们反对唯成分论，但是家庭成分对于一个作家气质之形成往往不可能毫无影响。乔治·桑血脉中流着两种融合为一的血液成分，就父系而论她是贵族出身；就母系而论，她是平民的女儿。她的胸襟比夏多布里昂之流开阔多了；她的感情不但丰富热烈，而且慷慨豪爽。她同情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歌颂工人农民中的优秀分子，不止一次地在小说中以平民出身的优秀青年作为贵族小姐热恋的对象，虽然显得天真与幼稚，但决非矫揉造作，即使是热情的幻想，也不失为诚挚的感情的反映。在《木工小史》这部非比一般的小说中，作者反映了工人阶级内部行会（也就是派系）之间的激烈斗争，甚至互相殴斗残杀，同时也反映了当时法国工人阶级中的先进分子<sup>①</sup>对此疾首痛心，力求工人阶级内部精诚团结，并肩战斗，反对他们的压迫者。在小说中这样热爱劳动人民，这样反映工人阶级，明确提出被压迫的劳苦大众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的革命方向，在法国文学史上以乔治·桑为第一人。而这位非同一般的小说家恰好是一位热情充沛的女作家。

---

<sup>①</sup>这些先进分子及其言行，都是根据真人真事的资料和范本写成的。

乔治·桑不是一位普通的小说家，她是给法国文学史带来了新的内容，开辟了新的境界的“天生的小说家”。仅仅说她的特点是文思旺盛，热情充沛，这是不足以说明问题的，多少还必须指出她的热情有哪些与众不同的具体内容。至于指出她的特点是浪漫主义的抒情诗意，这从文学史发展的观点固然说明了两个不同时期相蝉联的关系，却没有说明乔治·桑本身最关键的要点，那就是她的热烈的感情生活并不是盲目的，而是具有一定的探索目标。其实这一点，著名评论家圣勃夫于1832年《安蒂亚娜》刚刚出版时，已经发表评论加以指出。圣勃夫首先肯定第一次露面的一位新作家的这部处女作一经问世立即风靡一时是有理由的。为了高度评价这部小说，圣勃夫拿它和当时已有崇高地位的前辈作家斯达尔夫人(1766—1817)的著名小说《岱尔菲娜》相提并论，两位都是女作家，两部小说的主人公也都是女性。圣勃夫写道：《安蒂亚娜》令人想起《岱尔菲娜》，而且我觉得前者比后者并不差多少<sup>①</sup>。这部小说篇幅庞大，在结构方面，它和《岱尔菲娜》一样，有点凌乱。此外，这两部小说还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服从于一个哲学倾向，而且以同样道德性作为目标……”

这是乔治·桑生平第一次发表的小说《安蒂亚娜》给当代一位权威评论家的非比一般的印象。从那时起，乔治·桑以漫长一生的四十年光阴，发表了八十部作品，

<sup>①</sup>这里说乔治·桑的《安蒂亚娜》和斯达尔夫人的《岱尔菲娜》相比并不逊色。

其中极大部分是长篇小说。在她的毕生创作中，圣勃夫所指出的她的主要倾向，基本上是贯彻始终的。

乔治·桑曾经声明，她不是思想家，她不能给任何事物找到最恰当的解决办法。这是说，她不是有完整思想体系的思想家，而不是说她的作品没有思想性。她的特点是：每一个观点，每一个概念，都是从她的火热的感情中熔炼出来，都盖着女性的温爱与真挚的热情的烙印，例如她的所谓空想社会主义的幻梦，就是如此。

要不要给乔治·桑贴“浪漫主义”这个标签呢？我最反对学院派评论家，教条主义者，以为给某一个作家贴上一条标签就什么问题都说明、都解决了。这是地道的形而上学的方法。乔治·桑的作品中浪漫主义的倾向当然是有的。例如她对于小说的正面人物，尤其是中心人物或主角，往往尽量地过分地美化、理想化，甚至把对方描写成半神半人式的人物。（据说她在生活中也是这样的。每当她佩服一个人，发现对方在学识上、艺术才华上或政治品德上有突出的优点，她立刻情不自禁地用热情的眼睛去注视此人，随着她自己热情的高涨，把对方的优点扩大十倍百倍，直到五体投地，把他当作超人来崇拜。于是往往划不清热烈的友谊和两性之间最亲密的关系的界限。也许这是她的女性的弱点。所以有人说，乔治·桑小说中的次要人物，比中心人物或主角写得更好。因为对于主要人物她总是喜欢大加美化、理想化，而对于次要人物则不然，她把实际生活中观察所得的素材移到纸上，不过分加工，因此反而给读者更多的真



实感，表现出更浓的现实主义色彩。

我们都知道，巴尔扎克的情况与此不同。巴尔扎克小说中反面人物的形象刻划得很深刻，入木三分，令人读了一遍还想读第二遍，所得的印象永远忘不了。然而巴尔扎克笔下的正面人物（尤其是女性人物）往往写得一般，甚至苍白无力，引不起人们的特别注意。我们是否因此而可以认为巴尔扎克作品中的现实主义多于乔治·桑呢？显然这种简单化的评断是不能说服人的。

巴尔扎克在他的《人间喜剧》中本来想写贵族阶级的颂歌，可是无情的社会现实迫使他不知不觉地把对贵族的颂歌写成悼歌<sup>①</sup>。贵族阶级必然要没落，资产阶级将不可避免地夺取贵族的统治而代之，这是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因此《人间喜剧》作者以不由自主的“悼歌”确立了他的现实主义大师的不容否认的地位。

乔治·桑在她的作品中表现了对平民阶层的真诚同情；明确地提出工人阶级内部必须团结一致，对付压迫他们的敌人；明确地意识到劳动人民中的先进分子将对被压迫人民的解放，对人类美好未来的实现，起重要作用。毫无疑问，乔治·桑这些思想感情是明确地自觉地符合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客观规律的。然而乔治·桑的现实主义基本观点却从来没有人加以肯定。难道不由自主地唱贵族阶级悼歌的作家可以成为古往今来无与伦比的现实主义权威，而有意识地充满热情地反映争取

---

<sup>①</sup>根据恩格斯给哈克奈斯女士信中的重要论点。